

武和平/著

作家出版社

这是武和平继《掩盖》之后又一侦破力作，此作已被改编为30集电视连续剧



1247.5

1189+1

2007

武和平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污点/武和平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7. 1

ISBN 978 - 7 - 5063 - 3877 - 6

I. 污… II. 武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55507 号

污 点

作者: 武和平

责任编辑: 安 然

装帧设计: 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

版式设计: 吴 言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389299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.net.cn

印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640 × 960 1/16

字数: 341 千

印张: 20

印数: 1000 - 25000

版次: 200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7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3877 - 6

定价: 26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不要忽略你身边的任何一件小事，因为它有
时会让你付出生命的代价。

——小说主人公题记

白云塔修复剪彩仪式正在进行，博物馆长秦伯翰的心里却像做贼一样不安。从他瞥见省文物局潘局长坐在主席台上那一刻起，这种惶恐就像幽灵一样缠上了他。尽管会场上秋日高照，鼓乐震天，他的内心却像刚开掘出的千年古墓那样阴冷。他一遍又一遍地祷告，巴望着仪式快快结束，荆副市长也不再有节外生枝的安排，特别是万万不能打开存放壁画的库房，更不敢让省里这位资深的行家走进，如果那样，一切可全都露馅了。

一切要从那场罕见的暴风雨之夜说起。

三个多月前，一场狂雨疾风挟着雷电袭向这座千年古塔，造成塔基下陷，塔身严重倾斜。这对梁州古城的百姓来说，不啻倒了主心骨：谁都知道，这座始建于北宋年间的八角琉璃塔，简直就是这座城市的魂魄和象征。所以，不待政府动员，城中大小单位和平头百姓纷纷捐钱捐物，就连小学生买冰棒省下来的镍币也投进了捐建箱。梁州市常务副市长荆家农为此甚为感动，亲自安排千人施工队伍会战，提出百日内修复斜塔，并在梁州城一年一度的菊花花会时使古塔再展雄姿。

就在一天挑灯夜战时，奇迹惊现：塔基下地宫的一侧，竟发现一处唐代墓葬，出土了一批精美壁画。省文物局潘局长闻讯，率专家组十万火急赶到梁州，经考证，这批壁画确属稀世珍品。尤令这位专家兴奋不已的不仅如此，这座唐墓竟连着被黄河淹没的地下城。这愈加佐证了自古以来，梁州地下有数座“城摞城”的说法。这消息立马成了爆炸性新闻，一时间报道铺天盖地，媒体惊呼：地下城若能重见天日，其价值绝不亚于秦始皇的兵马俑和四川的三星堆！一时间，梁州这座几乎被人遗忘的古城重新声名鹊起。可就是从这

天起，负有守馆之责的秦伯翰就过上了提心吊胆的日子。

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秦伯翰看仪式结束，终于挨到了抽身的机会，不料却被身后一只大手拍了一下肩头。回头一看，原来是荆家农副市长和他身后众多的来宾。

“老秦哪，午餐的时间还早，可以领大家浏览一下你那刚出炉的宝贝嘛。”荆家农高高的个子，脊背微驼，步入政界前是位中学物理教师，以后分管文教，与秦伯翰相熟，说话显得十分随便，“喊上你的小白杨，给诸位批讲批讲咱梁州这城掇城。”

秦伯翰暗中叫苦不迭，向主席台上正在忙碌的展馆讲解员白舒娜招招手。这白舒娜是今天仪式的主持人，她面目清秀，着一袭淡青色套装，显得体态玲珑，是博物馆的一号讲解员，但凡梁州城来了各方要人，荆家农常常点名要她导游讲解。

众人在白舒娜引导下，踏着遍地鞭炮的纸屑，步入白云塔院内的博物馆展厅。秦伯翰紧随其后，边走边强作镇静和身边的客人们寒暄。今天来的，多是省里管钱管物的实力部门要员，诸如发改委、财政厅以及城建厅的一把手，还有自己避之惟恐不及的顶头上司潘局长。他为此还犯了嘀咕：两天前到手的来宾名单里，分明没有他的名字，可今天却鬼使神差般地来了，莫非是他听到了什么风声，越想便越是忐忑不安。

博物馆大厅内，是一座梁州古城的大型的立体模型沙盘，背景是一幅巨大的史前期的油画，画中的黄河猿人正弯弓搭箭，在丛林中追逐一群长着獠牙的黄河古象。两只巨大的狮形镇墓神兽昂首凸目，护卫在两侧。沙盘正中，是一座皇城的缩微模型，与众不同的是，这模型分为地上地下两部分：上半部分为金碧辉煌的宫殿群；下半部却是不同颜色的土层剖面，每层剖面上用虚线勾勒出皇宫的图样，分别标注着朝代与纪年。若是外地客人，白舒娜会详尽介绍，正是因为濒临黄河，梁州城曾数度遭受灭顶之灾，千年后的今天，大家的脚正踩在当年数座赫赫的皇城之上。

众人步入展厅，看着陈列窗内司空见惯的展品，听着白舒娜有些喋喋不休的介绍。荆家农的脸慢慢沉了下来，他终于不耐烦地冲着秦伯翰喊道：“老秦哪，你在玩什么名堂，就让客人们看这些老掉牙的大路货，你出土的那些壁画都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壁画？”秦伯翰登时一惊。他定了定神，慌忙凑过来和荆家农咬了一下耳朵，“市长，这批文物省博马上就要调运，全封在了后院储藏室，封库时

潘局长再三交代，里边要保持恒温恒湿，不允许很多人一起参观的。”秦伯翰说完这话，汗珠子早已从谢了顶的头皮上渗出来，把镜片也搞得一团雾翳。他看对方黑着脸一言不发，又战战兢兢地补充说：“这样吧，市长，你要想看，过两天你来，我给你单独开门，行吗？”

“老秦头，你他娘咋是块榆木疙瘩！”没等荆家农说话，被他身后一个人抢去了话头。这人一头浓密的卷曲黑发，凸起的前额下，炯炯的目光透着自负和精明，浑身被紧绷绷的西服箍着，又带有几分土气和野性。

“今天这可都是荆市长请来的财神，为的是掏他们口袋里的真金白银，啥规定都得让路。不说别的，就冲俺龙海集团给你捐的一百万，难道还不够你一张门票钱？！”说话的人叫龙海，是本市声名显赫的房地产开发商，也是为白云塔修复工程捐资的头等大户。

“这……”秦伯翰向荆家农苦着脸，内心里是一万个不情愿。

“你个秦伯翰，这来的可都是省里领导，你担的是哪门子心哪？！”荆家农愠恼起来，提高了声调。

省里来的客人听完了白舒娜的讲解，正兴味盎然，见荆家农和秦伯翰立在那里不走，都围拢过来，最前面的竟是省文物局的潘局长。荆家农立刻向对方拍响了巴掌：“潘局长你老人家正好在这儿，这秦伯翰把你的指示奉若神明，说那批壁画没有你的手谕谁也不能看，你就来个现场办公如何？”

潘局长笑笑说：“规定是规定，可到你这梁州一亩三分地，还是县官不如现管嘛。既然你荆市长有此美意，就让大家一饱眼福，我还能有什么意见？不过，”他末了补充了一句，“让老秦事后给补个手续就成。”

见荆家农他们立在那里不走，秦伯翰万般无奈，只好硬着头皮在前边引路，让白舒娜开启了储藏室的门。

文物储藏室是独立于展厅之外的一处仿古建筑，外观十分坚固，门窗均用防盗栅栏封闭。打开头道门，里边还设置着密不透风的二道铁皮门。由于是双人双锁制，白舒娜又喊来一个库管员，这才将铁皮门开启。只见门内一片漆黑，一股地穴里才有的阴森寒气扑面而来。秦伯翰的镜片上又马上变得一塌糊涂，连脚下的路也看不清楚了。

白舒娜开启进门的壁灯，那灯光暗如萤火，趁着人们在逐步适应着库房内的光线，她对这批壁画开始了介绍。

“这是抢修白云塔时的意外收获，初步分析是座唐代大墓，陵墓在安史之乱后遭过盗掘，只有壁画保存完好。这幅画是贵妃春日郊游图，画中是壮观

的风辇车仗队伍，数十名宫女簇拥着女主人在郊外踏青，全画人物飘逸生动，技法精妙绝伦。”

“品相怎么样？”黑暗中有人迫不及待地问，因为室内黑乎乎的，与大家想象中的美妙天差地别。

“这些壁画称得上是画中珍品，一会儿把夹板打开时大家会欣赏到。”潘局长背着手在一边插话，“其中编号第四幅的持扇侍女造型完美，色彩斑斓，称得上是‘东方维纳斯’，属于国宝级文物。”

此时，众人的目光已看清了库房的大概，房子正中是几排置放文物的木架，一排镇墓兽像御林护卫一样将两排架子隔开，前排架子上空空如也，里边的木架上摆着一排用麻绳捆扎的壁画夹板，急于一睹为快的人们都拥到了木架前，可立在前面的秦伯翰却突然像被马蜂蜇了似的惊叫起来。

“小白，这些天你们谁动了前排的夹板?!”

“没有哇，自从上礼拜我们把画封存后，一直就没人进来过。”白舒娜回答得很坚决，可当她用手清点木架上的壁画时，另一只手中的钥匙链都在瑟瑟地发抖，因为她已经清楚看到，头排木架上的十几幅壁画已经荡然无存了!

“老秦，你乱搞啥名堂?!”潘局长也发现了异样，声色俱厉道，“我明明讲给你，封库后任何人不能动文物，你咋不懂一点规矩呢，啊?!”

秦伯翰踉跄着走进库房深处，等他走回来，脸色像死人一样发灰。

“荆市长，潘局长，出、出、出大问题了，壁画少了一半……后取的十五块上品全、全丢了。”

“这怎么可能，是不是搬到其他库房了？你再清点一下。”荆家农顿时也紧张起来。

“不会错，这十五块壁画是上星期我亲手放在木架上的，亲眼看着小白她们锁的库房，这下子可毁了……”他说着双腿发软，差一点儿蹲在了地上，继而又朝白舒娜吼道：

“你还愣着干吗?!快去上门，别让壁画出了院子……”

“秦半两，你昏了头啦?”向来温文尔雅的荆副市长看到秦伯翰失态的样子，竟喊起了对方的绰号。他沉下脸喝道：“你还想着贼会蹲在院里等你抓呀，还不快拨110，通知公安局出现场，馆内所有人员一个不准离开!”

二

公安局副局长齐若雷面对失盗的文物现场，脑瓜子嗡的一下胀大了。

这是他从警三十多年从未遇到的怪异一幕：在昏暗的灯光下，排列整齐的镇墓兽把库房隔成前后两半，前排放置文物的木架上已被洗劫一空，而后排架子上的壁画却完好无损，像精装书籍一样整齐地摆放着。使人感到盗贼仿佛有着某种禁忌，不敢跨过那群龇牙咧嘴的镇墓兽，才使剩余的十五块壁画得以幸免。更为不可思议的是，整个现场没有发现一个足迹、一枚指纹和一处撬动的痕迹。也就是说，偌大的文物库房竟没有发现作案人的进出口，所有的门窗都被钢筋和铁皮包得严严实实，连个蚊子也飞不进来。

齐若雷个子矮小，目光很亮，黑白分明的头发剃成短刺刺的板寸，鼻子很大，嘴角下垂，表情很生动；可当你和他接近时，又有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味道。好像这博物馆欠他一笔永远还不完的债务，他今天是专门来索债的。

此刻，那个失魂落魄的博物馆长正站在他面前。

对这个头顶半秃、消瘦微驼的半老头子，齐若雷再熟悉不过。还是在他当侦察员的时候，两个人就成了酒友。齐若雷是夜猫子，爱熬夜晚起，往往来不及吃早餐，常到白云塔附近的小酒馆里，喝上二两小酒再去上班。他喝酒的习惯是不离柜台，不要小菜，托碗底一饮而尽，抿了嘴儿跨上门外的自行车就走。每来酒馆，老见这位寡言先生躲在角落里自斟自饮，慢条斯理嚼着根卤鸡腿儿，屁股像粘在凳子上一动不动。一来二去，两人竟熟稔了，加上梁州每每出了文物案，总要请这位仁兄做鉴定，工作之后往往请他撮上一顿。齐若雷发现，这学究只需半两酒便面红耳赤，话也格外稠起来，周秦汉唐地海侃神聊，少不了白话一番文物收藏知识。这秦伯翰有件得意藏品，乃是一枚极为罕见的秦朝半两古币，从不肯示人，一次专门带给他把玩，以示交情。从这天起，齐若雷送他绰号“秦半两”，而秦伯翰却唤他“老雷子”。后来两人分别做了局长馆长，公开场合互谓官称，私下里仍叫绰号。

今天，齐若雷真个翻了脸，一双刀子似的目光恨不能把对方削下一块肉来，因为眼看自己再有三个月就能功成名就地退居二线了，可偏偏这个时候，

这老家伙却给自己找了个天大的麻烦，他本想再发火，可看秦伯翰一脸可怜相，话到嘴边又变了口气。

“老秦，我可早催你们安上红外线报警器，你老是哭穷，这下可好，没钱看病，可有钱买棺材了——咋就是没让人家把你给扛跑呢？”

“我要是死了倒干净啦。”秦伯翰一脸负罪的神情，由于惊惶所致，这张原本周正的脸变了形，竟看不出此刻是哭还是在笑。

齐若雷眯着眼睛，不再理会对方。因为文物缉私队长曾英杰和女技术员何雨走来，向他报告现场初勘的情况。

“库房的门锁没有破坏的迹象，作案人清扫了足迹，警犬失去了嗅源，六扇窗户全被钢筋焊死，还是没有发现作案人的进出口。”英杰长得高大英武，是齐若雷的得意门生，而旁边显得娇小清秀的何雨，则是老齐的义女。

“你们再给我细看一下头上的每根吊顶房梁，地下的每块方砖，我就不信这狗日的有特异功能，能飞进飞出。”齐若雷说着，跨过那排镇墓兽，来到二排那些幸存的壁画前。他闹不明白，这壁画为什么被切割成几十块，而且统统被两块特制的木板夹在中间，外边用麻绳很功夫地捆成井字形。

“这墓穴的石门出口太小，不得已才切割成这样，每三块可以拼接成一个人物来。”秦伯翰在一边陪着小心说道。

“老秦，你不嫌自己是吃饱撑的，梁州市这地面上的文物多得都顾不过来，你还愣开这地下文物，你是怕我公安局的人闲出病来吧？”

“这哪能怪我嘛，齐局长。”秦伯翰显得满腹委屈，“不是那场暴雨冲陷了白云塔的九级莲花座，露出了地宫，国家文物局批准搞抢救式揭取，再给我天大的胆子，我也不敢动这墓道里的壁画啊。”

“从揭取到存放有多少人参与？”齐若雷打断对方，直扑主题。

秦伯翰战战兢兢取过一幅画板夹，又开始啰嗦起来。

“这是一项很专业的工作，壁画揭取之前要先照相，再让画工临摹，而后在蒙了布的板上涂上一层桃胶，把它贴在要揭取的壁画上，用烤箱烘干之后，再用小铲贴着墓壁铲取，最后再用另一块木板贴上去夹牢。因为壁画中心部分最有价值，又是最后揭下来的，所以放在了前排的木架上。这活儿专业性强，一般人干不了。从揭取到入库先后只有七八个人参与。”秦伯翰说着解开了其中一副夹板的绳子，打开壁画，画面上是一个穿着粉红纱裙的宫女，显得面红齿白，神情飘逸。由于刚刚出土，色彩显得十分鲜艳。

此时，齐若雷看到何雨向自己招手。原来，曾英杰在库房的二道门处有

了新的发现，这里有一处地下消防设施。齐若雷走过去，只见英杰正在奋力搬开一个窖井盖。

窖井盖下是备用的消防栓，由于常年废弃不用，几乎锈蚀，周围结着一层密密匝匝的蛛网，下边黑乎乎一片，什么也看不清楚，这里显然不像是窃贼进入的通道。

“最后看见这批文物是什么时间？”齐若雷扭过头向走过来的秦伯翰问道。

“上周的星期四，八天之前，我跟白舒娜一块儿封的库门。”

“这几天晚上谁带班，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？”

“因为过几天省文物局要来验收这批文物，每天我都亲自守在这里，保安围着库房十五分钟巡一次逻，连狗都放出来了，晚上也没有听到任何动静……”

“老秦啊，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。你是研究文物的，一定听说过‘慢藏诲盗’这句老话，有了肉，就会招来苍蝇，我倒真希望你的运气好，这块肥肉好歹还没出梁州，看看究竟能引来多大个儿的苍蝇！”

这时一段豫剧《朝阳沟》的手机彩铃响起，齐若雷摸出了手机，是适才离开现场的荆副市长打过来的。

“齐老雷子，你可不能耍滑，这可是通天大案，市委很重视，我正和省文物局潘局长向省长汇报，国家文物局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，案子拿不下来，我可要拿你是问！”齐若雷说，现在正在忙着和秦馆长排查管理上的漏洞，不料那边荆副市长急了起来。

“老齐，博物馆的教训以后再总结，眼下要靠你这老雷子显神通了。你告诉秦半两，让他不要蔫了，只有好好协助你，找不到文物，任何人都脱不了干系，特别是他！”

“市长，”齐若雷听荆副市长叫秦伯翰的绰号，深知对方的用意，咧嘴干笑着，“承蒙荆市长看重，我只是只秋后的老蝉，没几天叫的了，副局长五十五岁一刀切，一切都无所谓了。现在全凭英杰他们这帮小子干，我在后头支支招也就可以了。”

“这可万万不行啊！”那边传来了荆家农提高了嗓门儿的声音：“你少给我要老黄脚，破不了案就让组织部挂你一辈子。你任上的事儿让别人去擦屁股，门儿都没有！”

齐若雷深知这位知识分子出身的市长一向较真的脾气，他诺诺连声，快速把手机递给了秦伯翰。趁这个机会，一边的曾英杰走过来，附耳小声给局

长提醒道：“这么多壁画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倒腾出去，没有内部人策应是不可能的，案子看来得从掌握库房钥匙的人入手……”

齐若雷点点头，把一双灼灼的利目转向秦伯翰。

“刚才你说和你一起进库房的管理员是谁？”

“馆里的小白，她既是库管员，又是讲解员，叫白舒娜。”

“平时库房的钥匙就在她的手里吗？”

“她拿的是二道门的钥匙，头道门是另一个库管员负责，这两个人应该不会有啥问题的。”秦伯翰摇着脑袋，突然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补充道，“可小白家的那口子可不是省油的灯。”

“你说谁？现在他在啥地方？”一边的英杰队长立即问道。

“是白舒娜的爱人，叫彭彪。”

“噢，说说看。”齐若雷也登时关注起来。

原来，白舒娜的丈夫彭彪原来是市内刚破产的化肥厂工人，几年前就留职停薪离开了单位，在社会上倒腾了几年文物赚了些钱，现在又兼做服装批发。他和白舒娜结婚，谁都说是一朵鲜花插到了牛粪上。

“他案发前到过博物馆吗？”齐若雷听后发问。

“他是这里的常客，和博物馆的人熟得很。就在发案前几天，他还到馆里跟小白大吵了一场，说是进货取不出钱，大骂白舒娜抠门儿，是我给劝解开的，小白事后告诉我，她是怕彭彪出去赌钱……”

“好，马上找白舒娜，锁定一下彭彪发案前后的去向！”齐若雷吩咐完英杰、何雨，回过头盯住秦伯翰一字一句地说道，“我就不信他有穿墙破壁的功夫，能把东西像搬家一样运走。老秦，你说说看，谁有这么大本事？”看秦伯翰不知所措地摇头，他又扫视了一眼那些幽暗中的镇墓兽，像是自言自语道：“这么一大块肥肉，肯定会引来苍蝇的，一定会的。”

三

飞机开始降落，巨大的机翼掠过云层。坐在舷窗处的凌清扬女士突然从心底涌出一阵惶然的感觉，因为她的脚下，正是那座苍凉、古老并透着几分

神秘气息的梁州古城。

云霭散去，那曾是她魂牵梦绕的地方。绿树环绕的古城墙，仍像她幼时用野菊花编成的花环小帽。棋盘格子似的马路岔向细如羊肠的小胡同，被古槐掩映的楼殿亭阁挑起似鸟翅的檐角，粼粼发光的湖泊镜子似的镶嵌其间。远处，黄河如蜿蜒的飘带从天际而来，流经城市的西北隅。就在这一刹那，凌清扬的目光触及到了那座巍峨挺立的古塔，她的全身立即像被火焰灼伤似的惊悸了一下。

那是闻名遐迩的千年浮屠，塔高十三级，层层飞檐耸起，四壁镶嵌佛像，通体用金黄色的琉璃砖瓦砌成。这白云塔当年地处夷山，北摄黄河，南瞰古城，且有白云缭绕其间，被誉为梁州八景之一，名曰“古塔行云”，故名白云塔。由于黄河多次决口泛滥，塔下的山陵早已夷为平地，如今，这座古塔仍像一根神秘的图腾柱昂然矗立，像一把利剑，无情地挑开了她深埋在心底的一段隐痛。

凌清扬对“祸福相倚”这句古训深信不疑，就是这座久违的古塔，既给她带来过刻骨铭心的爱，也使她遭受过永世难平的创伤，也正是那次突如其来的祸端，才使她出走海外，在炼狱般的磨难中成就了今日的事业。斗转星移，物是人非，不知那片漫天飞雪般的芦花荡是否还在，那曾是她少女时代的伊甸园，当年留在泥埂上的赤脚印恐怕早已荡然无存。想到这里，一股莫名的惆怅袭上了心头。她习惯地掏出口袋里的那面镶着钻石的小镜子，摩挲着背面的一张婴儿的照片。

那是一张可爱的逗人小脸，长着一头天生环角头发，水汪汪的大眼睛像一对透亮的黑葡萄，肉嘟嘟的小嘴微微翘起，仿佛正向自己发出咯咯的笑声。这时，那首她熟悉的摇篮曲突然从记忆深处传了出来。

白云塔，高又高，白云绕在宝塔腰；
白云塔，高又高，宝塔搭在黄河腰；
白云塔，高又高，塔顶陷在黄河脚……

飞机已掠过城市上空，像贴着城市的屋顶飞，已经可以看见五颜六色的汽车和匆匆行走的人群。空姐风铃样清脆的声音拉回了凌清扬的思绪，她下意识地镜面翻过来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。

已经二十几年了，这座城市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再认出自己，凌清扬还

能依稀记起自己整容前的模样：那个鼻子略显扁平、前额微窄的羞涩姑娘已不复存在，她现在是一位雍容华贵的美妇人，浑身珠光宝气，口袋里揣着三国护照，正式身份是美籍华人。自从和丈夫祖文离婚后，靠着自己的拼闯，她在美国已是小有名气的化妆品制造商，并且在曼谷、香港开设了十几家销售连锁店。前不久，梁州市副市长荆家农到港招商，在一次酒会上与自己相识，并竭力说服她来梁投资，正是这个提议一下子勾起了她的思归之情。

二十多年来，她无时不在思念当年躺在襁褓中的女儿，自从帮她照看女儿的姑妈去世后，孩子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杳无音信。有几次梦中她回了梁州，亭亭玉立的女儿在老四合院门口迎候着她。青砖灰瓦的门楼，蹲着两只雕刻精美的石狮，院内的老枣树结了满枝红枣，树下有一口放着摇把的甜水井，几只黄羽毛的小鸟正在葡萄架的绿丛中啾鸣翻飞，女儿亲昵地依偎在她的身边——这静谧悠然的梦境是那样强烈地吸引着凌清扬，状如浮萍的生活已使她身心俱疲，急欲寻觅到一处归宿的家园。

就在她准备启程之前，祖文突然来了电话，说自己刚刚到手几幅名贵的唐代壁画，据卖方提供，这是梁州新近出土的文物，想让她代劳顺便去梁州打探虚实，辨别一下壁画的真伪，并再三说两人夫妻一场，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求她，而且是举手之劳，没有任何风险，到了梁州自会有人去找她。

祖文是文物道上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人物，可他的发家却与凌清扬关系极大。当初两人结婚，很大成分上是这位来自大陆的女人对文物的慧眼独具。凌清扬的父亲是位训诂学家，并精通金石。她自幼耳濡目染，亦酷爱书画。在一次文物拍卖会上帮人作文物鉴定时与祖文结识，孑然一身的凌清扬不久便投入了祖文的怀抱。婚后便成为祖文的得力臂膀，并着实帮他做了几票大的文物生意，使祖文迅速在文物道上立了足。直到两人分道扬镳，祖文还念念不忘遇事向前妻讨教。这些年，凌清扬手头殷实后，也甚爱收藏，并且不断见有梁州文物流向海外，也想顺便淘些好货，因而对祖文的托付也就没有再作推辞。

飞机场出港处，有人捧着鲜花，举着写有她名字的标牌在迎接。她很快认出来，那人正是随荆副市长招商的秘书小刘。对方十分热情，接过行李，又把她让上汽车，一边告诉她如果不是市里出了件急事，荆副市长还会亲自到机场迎接她。

受到如此的礼遇，凌清扬不禁有些感动。她瞥了一眼机场高速路边的指示标牌，看到了白云塔的字样，便有意问道：

“这白云塔，是不是那座有名的宋代琉璃塔？我在画报上见过，据说是中国现存古塔中的精品呀。”

“一点不错，”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刘秘书回答，一边却显得神色黯然，“这座塔前些时维修，今天上午搞了个开放仪式，可想不到发生了盗窃案，前几个月出土的壁画给人偷走了，荆市长就是因为这事儿还没顾得上吃饭呢。”

“噢，竟会发生这种事情，案子现在有点眉目了吗？”凌清扬心里一沉，十分关切地问。

“哪能这么快呢，按公安局的分析，这回可不是一般的小毛贼作案，像是文物道上的江洋大盗，把壁画中间最好的几幅全抢走了，差一点儿的人家都不要！”

“看来我来得真不是时候。”凌清扬看到车子已近市区，显出遗憾的神色，“这几天我还是不打扰荆副市长为好。”

“凌董事长，这完全是两码事嘛。”刘秘书笑笑，一边招呼司机驶入一家宾馆的大门，他告诉凌清扬，荆副市长明天下午要和一些企业家谈旧城改造的开发问题，邀请她参加，今天先下榻梁州宾馆休息。

送走刘秘书，凌清扬有些疲倦，她顺手打开了房间的电视，半倚在床边假寐。

屏幕上正在转播上午白云塔的竣工剪彩仪式。只见主席台上花团锦簇，一对飘在白云塔腰际的气球拖曳着长长的彩带，上书“金塔再现千年雄姿，古城喜迎万里宾客”，台下聚集着大批市民和外地游客，身着袈裟的白云寺和尚也列队前来祝贺。

镜头开始摇向身着黄缎子马褂的盘鼓队，这种号称“旱天雷”的大鼓擂起来大地都会颤抖，把人的心脏几乎能震得跳出来。小时候，自己是用小手指尖儿插在耳朵眼儿里，才敢靠近这鼓声的。此时，百盘牛皮大鼓已排开阵势，鼓手个个挺胸凸肚，努着眼盯着那前台的令旗手指挥，单等他一声令下。凌清扬细看那个令旗手却是个不起眼的小干巴个儿，脸皱得像个丝瓜瓤，身材生得精瘦低矮，一副小老头的模样，可身手敏捷得活像只猴子，两只眼睛滴溜溜飞转。看见主席台的领导已经坐齐，更是越发卖弄，竟然在高高擻起的一对八仙桌上，做了两个空翻，蓦然从背后抖出一面镶着飞龙的黄缎面大旗，随风呼啦一抖，鼓手们的鼓槌齐刷刷磕在鼓帮上，随后爆发出像炸雷般的轰鸣声，登时把会场的气氛推到了高潮。

主席台正中间坐着高个子的荆家农，旁边正有一个粗壮的汉子和他说话。

凌清扬下意识看桌签上的名字，一时分辨不清，但却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到了麦克风前。凌清扬陡然坐起了身，紧盯着屏幕上那张脸，内心一阵狂跳：不错，这人正是他——秦伯翰！凌清扬一时说不清楚自己的心情是鄙夷还是可怜，对方看起来明显衰老了，声音也像个破损的留声机，沙哑而没有底气。和他身边那个端着剪彩红绸的女人相比，看年龄倒像是一对父女。那年轻女人一头乌玉似的黑发，粉白的面庞，着一袭淡青色套装，那模样真有些像当年的自己，这使得凌清扬一下子从桌边站了起来。

屏幕上的画面一转，换成了记者采访，刚才坐在荆市长旁边的壮汉开始面对镜头，旁边打出了龙海集团董事长的字幕。凌清扬明白，这正是祖文要她找的人，因此分外留心观察。

“要问我为啥赞助修白云塔，俺呢，没有啥文化，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，可俺打小就爱爬这白云塔，在塔尖上抓鸟蛋，朝下撇着小丫儿撒尿，因为这屁股上没少挨俺娘的巴掌。可一听说这白云塔斜了，俺就像丢了魂，这也是咱梁州城的镇城之宝，说啥也不能倒了不是？再加上如今靠政策好，咱也挣上了钱，修桥铺路的事儿也应该做，能看着这白云塔重新露脸儿，叫老外们伸出大拇指夸咱梁州美，真比咱自个儿赚多少钱都舒坦。”那人舌头长，有几个音发不清楚，但还是博得了台上台下的一阵掌声。

镜头拉得越来越远，凌清扬极力想记住这个人的模样，但镜头却转向了一块新刻的石碑，记者专门给了一个大特写，使她清晰地看到了碑文。

白云塔为国之瑰宝，梁州人莫不引以为自豪。龙海先生与白云村民世居塔下，为重修宝塔，叩石垦壤，奔走呼号，并慷慨解囊，襄助修葺之业。今使白云塔重放异彩，世人再睹光华。为嘉许其善行义举，特刊石昭告，以使人人关心文物以为幸事焉。

接下去，气冲霄汉的唢呐齐奏和旱船花轿的热闹景象都像无色彩的黑白胶片，在凌清扬眼前划过。她的目光开始落在床边自己随身携带的密码箱上。她十分利索地开启箱盖，从夹层中摸出一张照片，放在台灯下仔细地观看。

这是一幅手持长柄羽扇的唐代侍女壁画，侍女的发髻上不施金翠首饰，也不戴常见的耳环，一双秀目如秋日中的林泉，加上皓齿蛾眉，朱唇浅笑，显得率性纯真，风韵绰约。侍女上身着荷绿色小袖罗襦，半胸袒露，下穿曳地绛裙，脚踏昂头重履，通身蝉翼似的薄纱使体态线条毕露。由于宫女用两

只玉笋似的手指持扇，身体形成自然的S形弯曲，更衬得丰乳蜂腰，婀娜动人。这幅画一扫唐人仕女画以丰腴肥胖为美的画风，颇有“曹衣出水，吴带当风”的古风，且线条劲挺利索，手法简洁明快，看似一挥而就。依凌清扬的眼光看来，此画的确称得上壁画中罕见的珍品。照片的效果尚且如此，那真画的美轮美奂当然可以想见。

刚才小刘所说的壁画被盗，是否就有照片上这幅呢，她顿时生出几分不祥的预感。

凌清扬起身到窗边拉开了厚厚的窗幔。室外，早已是暮色苍茫，远远近近的华灯初放，霓虹闪烁。她开启了房门，随着高跟鞋的窸窣声，她已快步走出宾馆的大门，把自己融进了这光怪陆离的古城之夜。

四

白舒娜现在就坐在曾英杰和女警何雨的对面，她绾着高高的发髻，穿着整洁淡雅，头却一直低着，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

“我知道你们会找我的，有啥你们就问吧。”不知为什么，白舒娜的面颊苍白，眼神中隐隐流露着一种怨艾。

“你怎么知道我们单单找你，全馆每个同志我们都要谈嘛。”英杰有意化解对方的情绪，缓和地说。

“那是你们的一种说法，馆里出了这么大事儿，我应该是第一个怀疑对象，因为我参加过这批文物的开掘，入库时每张壁画都经过我的手，还管着库房二道门的钥匙。”

“那你就说说钥匙的保管情况吧。”

“库房钥匙平时下班后我是锁在办公室桌斗里的，从来不和家中的钥匙混放，也没有带回过家中……”

“这中间你爱人来找过你吗？”曾英杰目光灼灼，死死盯住这个漂亮女人的眼睛，捕捉着她最微小的变化。英杰这双眼曾被缉私队的哥们儿称之为“捷尔任斯基”的鹰眼，说谎的主儿在这双利目的注视下，一般扛不上几个回合就歇菜了，更何况他早已对彭彪来馆吵闹的事作过调查，并且除此而外，